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九尾狐 第十三回 梅子含酸一時爭競 楊花有意兩面調停

上集書中說到，朱子清與胡士誠、郭綏之等六人，在胡寶玉房中擺酒，飲酒之間，忽有人叫寶玉的局，寶玉去了許久，等得眾人心灰意懶。及至寶玉回來，所叫的各校書早已散去，寶玉向子青等說了幾句抱歉的話，大家方始快活，並不怪他待慢。在子青的意思，不過想再坐一回，就要散席歸家。那知綏之異常高興，攛掇子青再擺一臺，但子青是個吝嗇的人，怎肯應允，多費這口餘塊錢？所以裝聾作啞，默然不答。綏之見他這個樣兒，心中不悅，把標勁發了出來，既不聽士誠勸阻，也不顧子青吃醋，執意要擺第二臺酒，不肯收還這句話，坍了自己的臺，即命寶玉喊將下去。此時寶玉左右為難，欲待不從，恐觸怒了綏之；要想依允，又恐得罪了子青。雖知子青吝嗇，綏之慷慨，然一客都是客，討好了一面，一面必不答應；觸惱了一面，一面豈肯干休？翻惹得他們醋海興波，鬧出事來。別人不曉得底細的，偏說我待客輕重，不善調停，我真犯不著呢！躊躇了半晌，忽然眉頭一皺，想出一個善處之法，連忙向綏之答道：「郭大少，今朝隨是奴勿好，夾忙頭裡，有人來叫堂差，奴回頭脫仔，弗殺張連轉仔幾個局，弄到故歇辰光轉來，真真待慢仔大少。大少篤末勿見怪，奴心裡實在依勿過格。故歇大少要翻臺，挑倪做生意，倪是巴也勿能，可惜辰光宴（讀俺）仔點讓（讀釀），奴差人去叫叫看。如果菜有格來，格是嚙哈；倘然嚙不末，大少動氣介。」這一席話，甚是圓轉，將一個精明的郭綏之賺得信以為真，也就點頭依允。其實，寶玉並不差人去叫菜，雖吩咐了阿金幾句，不過一時權變，虛行故事罷了。所以先向阿金努了一努嘴，暗中關會；阿金早已懂得，假作下樓去了。寶玉又對子青丟了一人眼風，似乎說道：「是滑頭戲，你不要弄錯了。」誰知子青是個囚頭碼子，果然弄錯，彷彿尙眉眼去與瞎子看的，以為寶玉討好綏之，不覺含著鎮江風味，發話道：「你要翻臺，難道我不會擺雙臺嗎？我因為時候不早，故爾不答應你，你竟不顧我的面子，賣弄你自己有錢，未免欺人太過了。」綏之是少年情性，一聽他這樣的話，那裡肯受？即把檯子一拍，回答道：「我的性子爽快，不像你這畜鬼，一錢如命，動不動推三阻四，掃人的興致，所以我自己認帳，省得破費你，害你肉痛，你又說我賣弄有錢，欺人太過，可見得你的氣量比芥菜子還小呢！」氣得子青面漲通紅，勃然大怒道：「你罵我是畜鬼，一錢如命，終比你的外號『銷銅匠』好些！」因綏之平日揮金如土，故外邊有「銷銅匠」的雅號，即是要緊完的意思。綏之聽他回罵，無明火提高三丈，大聲喝道：「畜鬼，你也敢罵我嗎？」口中喝著，身子早已立起，要想以老拳奉敬。虧得士誠、寶玉與幾位客人再三攔阻，竭力排解，綏之方才坐下。士誠先勸道：「彼此都是好朋友，為這些些小事弄得破口反面，豈不惹人笑嗎？我勸二兄看弟薄面，大家不要生心，依舊和好。到了明晚，我們幾個人仍在這裡暢敘，盡可補今夜未盡之興。倘綏之兄要擺雙臺，預先也可以關照，免得他們臨時侷促了。綏之兄，你道這話是不是？」綏之被士誠一說，又看寶玉面上，氣已消去了一半。獨有子青怒尚未息，終怪寶玉袒護綏之，不來討好於他，所以起身離席，走至煙榻榻前，將身躺下，猶是喃喃的自言自語道：「他臉面生得好，年紀又比我輕，怪不得要看中他了。我若明天再來，做那討厭人，真真是個瘟生了。」這幾句話雖是說得甚低，卻早被寶玉聽見。寶玉本想過來勸他，一聞此語，曉得他念頭夾切，是個吃屎不明亮的人。但他家中甚富，我必須破他慳囊，方稱我意。若現在得罪了他，他即恨我不來，翻是便宜他了。我且用個擒拿法子，諒他是好色之徒，必然上當。正所謂：

池中下餌將魚釣，不怕魚兒不上鉤。

你想寶玉這個人利害不利害？好像有什麼妖術，憑你怎樣的人，見了他的面，自然糊裡糊塗入他的迷魂陣，何況朱子青是個色鬼呢？

閒話少敘。當時寶玉打定主意，即便裊裊婷婷，移步來至榻前，在子青對面橫下嬌軀，先燒好了一筒煙，然後低低的喚道：「朱大少，請用煙。」子青欲待不吃，被他嬌聲一喚，早已骨軟筋酥，不由自主的吃了。寶玉連裝幾筒，方含笑說道：「朱大少，動氣，奴有一句閒話勸裡，告訴撥勸聽，湊耳（讀倪）朵過來哩。」子青連忙把身子移近，耳朵湊到寶玉嘴邊，寶玉就錯落錯落說了許多話兒。子青不覺回嗔作喜，連連點頭，將手在寶玉肩上一拍，低聲說道：「我實在錯怪了你，真真糊塗得極了。」連認了多少不是。要曉得寶玉所說的話，無非說：「動氣做啥？剛剛郭大少叫倪翻臺，倪教勿好勿答應俚，恐怕俚性子暴躁，要發脾氣出來，弄得碰臺拍凳，倪阿是難為情格？勿像大少末，一點脾氣才嚙不，樣樣懂道理煞格。所以奴答應格辰光，嘴裡末勿好關照，眼睛對看仔一看，諒必也看見格。奴原是搭搭俚格漿，勿是啥真格呀。勿然末，故歇時候要添臺把酒，有啥嚙叫處介？大少是明白人，終肯原諒奴格片心格。」這一套委婉的話，把子青滿腔怒氣早拋入爪哇國中去了。先向寶玉招陪不是，然後回到席上，將身坐定。士誠見他面有喜色，知寶玉已做和事老人，故開言道：「我們酒已吃夠，想要用飯了。」子青有意答道：「綏之既要翻臺，命他們去叫菜，他們尚沒有回覆，如何你要吃飯呢？」

兩人正當說著，見門簾一掀，進來一個鬚腿，向著寶玉說道：「今朝辰光宴（讀俺）仔點哉，我去叫菜，俚篤回頭說：『嚙不，啥落勿早點來喊？阿曉得今朝是大周堂，喜事人家多呀？』我聽仔實梗說，有點勿相信，再到別片店裡去問問，倒說一樣格。難末我只好轉來哉。」說罷，回身去了。寶玉假作懊惱道：「格末叫勿巧得來，啥格稍為宴（讀俺）仔點已經嚙不格哉介？」一路自言自語，走到綏之面前，又道：「郭大少，真真對勿住，只好明朝補格情哉。」綏之聽說，雖然相信，卻因子青前倨後恭，忽爾面帶歡容，言語改變，不覺起了疑心，且見寶玉方才與他裝煙，必然拍他馬屁，從中做鬼，所以他轉怒為喜，並不與我為難，翻對士誠說那好看話兒，等我翻臺。他明知今天吃不成，落得這樣說法，也未可知。待我問問寶玉，再作道理。心中盤算已定，抽身離座，推托到後房小解。走了幾步，回轉頭來，暗向寶玉做了一個手勢。

寶玉早知其意，跟到後面小房間內，綏之動問道：「方才子青在煙榻上與你說什麼話？你可肯告訴我嗎？」寶玉道：「奴告訴仔，勿能搭俚說格。」綏之道：「這個自然，我因他變了花樣，所以問問你的底細，並不再與他門口，你放心說就是了。」寶玉搖搖手，低言道：「聲音輕點，前後隔得一層板壁，撥俚聽見仔，倒要算奴夾嘴舌格。俚格脾氣，也蠻曉得勒浪，勿但手頭吝嗇，而且夾七夾八，小氣得嚙淘成，只有自家嚙別人，倒說奴幫仔大少，看勿起俚，困勒榻牀浪，一干子勒浪火光，自言自語，怪奴哪哼哪哼勿好，想阿要氣數？真真狗咬呂洞賓，勿識好人心。奴本想數說俚兩句，後來一轉念頭，因為俚格人，勿比大少直爽，暗刁得野篤，奴搭俚結仔毒，說故歇吵吵鬧鬧，弄得鴨屎臭煞，只怕俚將來陰損奴，叫奴哪哼防備嘎？格落奴忍仔格口氣，拿幾句滑頭閒話騙騙俚，其實暗底下罵罵俚。俚一點聽勿出，認道奴搭俚要好，倒對奴賊忒嘻嘻，招陪勿是，格末叫肉麻當有趣，惹厭當知己得來。格種囚法，奴出仔世，碰著歇格。大少若搭俚破口，倒當奴搭有啥交（讀高）關，撥俚到外勢去講張倪兩家頭格邱話，倪是犯勿著。大少，想阿對呢勿對佬？」這一長篇的話，聽得綏之分外窩心，口口聲聲只說：「奴搭兩家頭。」足見寶玉真心待我並不是花言巧語，可笑子青尚在夢裡上他的當呢！想到其間，不覺心花怒放，喜動眉宇，手搭寶玉香肩，附耳答道：「你的話對嚇，對嚇！只要你心照我，我何必與他爭鬧，同他一般見識呢！」

兩人正在唧唧噥噥之際，忽聞士誠高聲喚道：「綏之兄快出來罷，兩點鐘已經敲過，我們吃了飯，要回去了。」綏之聞喚，即忙出外就席。士誠問道：「你去小解的，怎麼去了好一回，莫非瞞著我們，另做什麼勾當嗎？」綏之道：「你真沒有好話的。我去小解，忽然腹痛起來，只得大解了一回，帶累各位久等，實在對不起，何嘗另有什麼勾當呢？」士誠道：「你的氣量太小，吃了幾樣菜，肚中已容留不下，真是個不好相與的。」這兩句話是士誠無心說出，那知觸動了子青，認做他有意譏諷，不覺臉上一紅，冷笑了幾聲。正叫做：

人逢知己千杯少，話不投機半句多。

士誠自知失言，一時難以遮飾，幸得寶玉已從後房出來，正坐在子青背後，見此情景，即便開言道：「胡大少，說仔格兩句閒

話，奴倒想著仔一隻笑話勒裡哉，阿要講撥唔篤聽聽？」士誠巴不得有人打叉，聽了寶玉一說，連忙答道：「你講你講，如果發笑，我情願立飲一大杯酒。」寶玉道：「格末奴說出來，唔篤勿能生心格。」綏之接口道：「這個自然，若有人生心，罰酒兩大杯。只是你說得不笑，也要罰一杯，你可願意嗎？」寶玉點點頭，伸手向子青背上拍了一記，說道：「格末奴說哉。有一個鄉下財主，吝嗇得嚙啣成篤，說銅鈿勿肯瞎用，就是一點點格小物（讀末）事，才嚙不糟蹋格，連搭自家撒（讀拆）出來格屎，也要留勒浪做肥料格來。格日（讀熱）子吃過仔中飯，要到別場化去，恐怕走到半路浪，登起坑來介，漏落脫仔格堆屎末，阿要可惜呢？倒勿如帶仔一隻狗去罷。想定主意，就牽仔一隻狗，一逕出門。走勿到一里多路，果然肚裡脹痛，登勒草地浪撒仔一大（讀杜）堆屎，叫格只狗吃乾淨仔，難末再走。一路浪，自家歎道：『孔夫子說格：「人無遠慮，必有近憂。」我今朝虧（讀區）得預先想著，帶仔格只狗，勿然末，糟蹋仔一堆屎哉。』格位財主心裡正勒浪得意，亦走仔半里把路，落裡曉得格只狗也撒起屎來，財主就指著狗罵道：『格只畜生，肚皮裡能格狹窄，阿是堆把屎才放勿落格來，仍舊甩脫勒路浪，勿能帶轉去，真真白帶出來格。』」寶玉說罷，引得眾人拍手大笑。綏之因寶玉暗罵子青，更是笑不可抑，連聲道好。惟有子青心中難過，明知寶玉罵我吝嗇，然皆是士誠、綏之不好，說了這樣的話，引出他的笑話來，否則寶玉待我甚厚，豈有當面罵我之理？大約他說這個笑話出於無心，我若認真，有礙寶玉的臉面。況且一傷情份，下次不好到這裡的，不如忍耐為是。故佯作不知，也勉強笑了一笑，說道：「寶玉，你講的笑話雖然發笑，但說得那位鄉下財主不免過於刻毒了。」綏之接口道：「還不算□分刻毒，若叫我講起來，必定說那個財主連狗屎都不肯丟掉，自己吃了回去，方才是真真吝嗇呢。」士誠一聽綏之接談針鋒相對，恐他們再要翻臉，急忙帶笑說道：「若照你這樣講法，你剛才撒過的屎，難道捨不得留在這裡，還要吃了回去嗎？」子青聽了，先自連連鼓掌，又引得眾人笑了一陣。綏之頗有些不好意思，也笑道：「便宜被你們僭了，屎也說得夠了，倘再說下去，只怕寶玉這間香房要變做糞窖了，不如吃了飯，大家回去罷。」士誠含笑點頭，吩咐取飯。寶玉道：「胡大少，叫奴說仔笑話，情願吃一大杯酒，還勿曾吃格來，阿是忘記脫哉介？」說著，執壺在手，先取一隻茶杯，篩得滿滿，放在士誠面前，再與眾人篩了一杯，又道：「今朝各位大少如果勿嫌奴待慢，請用仔格杯勒用飯。」眾人聽說，無不一飲而盡，向寶玉照杯。寶玉方命大姐、娘姨把飯送上。

眾人用畢，各各起身離席，已將三下鐘了，未便再在此耽擱，均辭了寶玉歸家。寶玉一一相送，這都是照例虛文，毋容細表。正是：

頓使酸風消綺席，還教畜鬼破慳囊。

欲知後事如何，且待下回詳敘。